

# 忆京剧名家李宝魁先生

□葛培农

李宝魁先生,1908年生于北京的一个梨园世家。其祖父李寿山、父亲李菊笙均为京城一代名伶。

李宝魁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加之从小受到京剧名家的悉心调教,其功底深厚,他虽主功生角,但对武生、花脸、小生、青衣、小花脸亦精通,尤擅老旦。李宝魁痴迷于京剧艺术,潜心研究,善于思考,不耻下问,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,对于京剧的传统剧目,李宝魁几乎是无所不知,无所不晓,且擅长编写剧本和编排剧目,是集编、导、演于一身的全才,被誉为京剧界的“智多星”“戏博士”。

李宝魁早年与梅、尚、程、荀等四大名旦合演,与高盛麟、裘盛戎、李少春等艺术家更是老搭档。他们配合默契,珠联璧合,誉满京、津、沪一带。李少春的拿手剧目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,就是当年李宝魁专门为其编创的,此剧红遍大江南北,享誉海内外。李宝魁曾经为不少艺术家创作过剧目,其中有一些早已成为经典。李宝魁是南北名家,各地剧团都争相邀请的“抢手”人物。在北京,李宝魁被同仁们尊称为“宝二爷”。

李宝魁于1958年反右时被发配到安徽临淮岗农场劳动改造。1962年,经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奔走,文化部发文,李宝魁被调到南通专区京剧团当演员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,“反动艺术权威”李宝魁自然难逃厄运,他遭到造反派残酷无情的批斗,被勒令靠边站,受尽屈辱。

1970年夏,我们一批十二三岁的毛孩子被招录到南通京剧团。作

为首批样板戏学员班的学员,于当年年底排演了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,并到各地巡回演出。李宝魁和夫人沈丽明也随团前往,干些杂活什么的,很少有人与其搭话。当时我们初来乍到,并不清楚这老头是谁,只见他默默地干活,不大吭声。演出结束回到南通,我们不经意间看到,在剧团一幢宿舍楼的楼梯间门外的墙上,挂着几串河鱼、螃蟹、河虾,大家以为是真的,便好奇地走到跟前,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手工制作的,是《沙家浜》里沙四龙用的道具,栩栩如生,足以乱真,而这竟是出自李宝魁之手!李宝魁就住在这阴暗狭窄的楼梯间里,做道具并不是他的专业,却能做得如此之好。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酒坛子、酒碗等道具,也是李宝魁的杰作,难辨真假。不仅如此,舞台上的戏服、盔头等他都会做。凡是舞台上的道具,别人做不了的,市面上又买不到的,经过他的一番琢磨,都能做成,且做得惟妙惟肖,令人拍案叫绝。进驻剧团的工宣队看这老头确实有两下,就让他做些样板戏里的道具,免去了一些重体力劳动。

李宝魁有不少轶事让人津津乐道,仅举一例。那是“文革”初期,样板戏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一面世,就受到社会各界好评,各地京剧团纷纷派出导演前往北京学戏。南通不甘落后,意欲前往。可是一打听,在北京的各地方剧团都在排队苦苦等候,不知要何时才能轮到南通。这时,南通京剧团的领导就想到了李宝魁。李宝魁一到北京,顾不得探望

在北京的子女,就直奔北京京剧院,径直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(《沙家浜》郭建光的扮演者),谭一看是“宝二爷”,大为惊讶,赶忙恭恭敬敬地将李迎进屋子里,又是倒茶又是递烟。李说明了来意,谭亲自找来剧组有关人员,组织起一班人马,安排南通来的同行先行学戏。此后,在中国京剧院也是一路绿灯,从院长到众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,以及《红灯记》的主要演员,都十分尊敬李先生,对李及其一行热情款待。北京的名演员对李如此尊敬,将其奉为上宾,让南通来的人目瞪口呆。

“文革”后期,政治环境稍有宽松。趁此机会,剧团的一位领导提出要利用李宝魁的一技之长,让他到学员班教文戏。就这样,我有幸聆听李先生的教诲,并成为先生厚爱的一个学员。先生教戏深入浅出、风趣幽默。讲戏的时代背景和剧情,不时穿插一些历史典故,让学员听来生动有趣,易于接受,在了解剧情的同时学到不少历史知识和戏剧知识,这样,对先生讲的演唱技巧就能迎刃而解,演唱起来就能声情并茂,逼真感人。先生还根据每个学员不同的嗓音条件和特点,因材施教。先生教戏十分重视戏德教育,他强调,角色不分大小,都要入戏,要有整体意识,尤其是不能“抢戏”,表演要恰到好处,不能喧宾夺主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上海京剧院来南通演出传统剧目,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丽芳、李炳淑(前者为样板戏《海港》的主演,后者是现代京剧《龙江颂》的主演),利用空余时间,来到李先

生局促狭小的楼梯间,恭恭敬敬地向李先生请教艺术上的一些问题。两位知名艺术家在李先生家一呆就是半天。对两位著名演员提出的诸多问题,先生给予热情、详尽的解答。先生和两位艺术家孜孜不倦,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敬佩。

先生心胸宽广,品德高尚,全身心地扑在京剧事业上,从不争名夺利,从不与人斤斤计较,更不拉帮结派,搞“窝里斗”。对那些曾经打过他“小报告”的人,粗暴对待过他的人,“文革”期间整他的人,先生都抱着宽容的态度,一笑了之。他和蔼可亲,平易近人。凡是艺术上的问题请教他,他从绝不拒绝,总是满腔热情,倾其所能,丝毫没有大家的架子,堪称德艺双馨的楷模。

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,先生才得以重见光明,年逾古稀的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,再度焕发了艺术青春。1979年,上海京剧院特邀李宝魁赴上海,改编了《吕布与貂蝉》的剧本,并在上海公演。李先生担任该剧的艺术顾问并扮演王允,其风采不减当年。1981年,上海举办梅派艺术演出活动,李先生缅怀曾为其配戏多年的艺术大师梅兰芳,与著名表演艺术家俞振飞演出了当年和梅先生多次合作的《贩马记》,又一次誉满申城。

1982年,江苏省戏校多次来南通特聘先生去戏校任教。先生执教几年,呕心沥血,发挥余热,培养了一大批京剧艺术人才,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
1987年,李宝魁不幸病逝于南通。先生虽已作古多年,但其大家的艺术风范一直受人景仰。

## 南通老地名“印”迹(五十六)

□庞永华



察院桥



平政桥

## 圆读书梦

□卢君佳

上小学的时候,在教到算术题中的鸡兔同笼等问题时,老师说这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古代著名趣题,用公式套即行。然而我不甘心一知半解,总是喜欢刨根究底。一次看到《孙子算经》一类的算术书,知道其解题原理,后来再碰到类似问题,也用假设法等方法推算很快迎刃而解,同学们无不啧啧赞叹。那时虽小,但是家父说少不看《水浒》,逼我看《三国演义》,书中诸葛亮的天机妙算让我百看不厌,他的鲜活形象成为我终身崇拜的偶像。为了仿效他,我也形成爱动脑的习惯。家父要我反复看的另一本书是意大利的《爱的教育》,书中纯朴善良的安利柯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,温泽在字里行间的人间至爱使我深深体味到生命的真谛,懂得在任何时候即使春风得意或身处逆境,都要坚持做人的原则,把握为人之道不逾矩。

对于文言文、古典诗词,父母要求我朗读吟唱背诵吟咏,由此我受益匪浅,既能达到朱熹的“不待解说,自晓其意”,又能进入王国维所说的大家之作的境界,享受高致情怀和个中乐趣。后来竟嗜爱于作品中音韵的铿锵优美。抗战胜利后,国语推广运动蓬勃开展,女师二附组织的国语演讲比赛,每次我都是获奖的佼佼者。直至上了中学,仍因我语言的流畅和字正腔圆,每逢观摩教学表演话剧等重大活动,都被老师和同学们看中了。

进入中学,我不满足于课堂知识,视野更加广阔。宇宙的变幻莫测,历史的深邃厚重,现代科学的严密和伟力,世界文学宝库的丰富多彩……一个个缤纷灿烂的知识世界使我目不暇接,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使我终日手不释卷。

走向社会后,我有了坚强的信仰。列宁的“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,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”的格言是我的座右铭。但是知识存储在书籍之中。为了求知,我惜时如金,几近疯狂地博览群书。书店图书馆差不多每天必去,我的实用哲学是,书本上的知识,看过了理解了记住了,就是自己的了。为了看懂和记住,我喜爱札记、冥思苦想、反复阅读和死记硬背。在遇到难懂的地方有畏缩情绪时,就以巴甫洛夫临终遗言“谦虚勤奋循序渐进”和马克思的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,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山路攀登的人才有望到达光辉的顶点”等名言来鞭策告诫自己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,几个获得国家、省、市奖的研究课题和10多篇获奖论文,其精髓部分与发挥我的博学长,涵盖多学科、多个交叉知识领域有关。

我酷爱文学,外国经典名著尤其是苏俄的,基本上都读过,即便如《静静的顿河》这样的长篇巨著也通读一遍。其中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《牛虻》,书中主人公对自己的近乎残酷的苛求,与当年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”时代精神和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……”等古代哲言,激励着我拼搏奋进,考验着我的意志。彼时思想偏颇,我以淋暴雨千重活等手段刻意磨炼自己,终因长期过度疲乏,体质严重下降而多病缠身,空有鸿鹄之志,却只能行燕雀之功。自身的教训使我深感过犹不及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性,人生观更臻成熟。然而喜读书爱知识一如既往,如今耄耋之年,仍然乐此不疲。几十年文学知识的储备,退休后喷薄而出,陆续出版了四本书,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诗文百余篇,夕阳生活精致多彩乐在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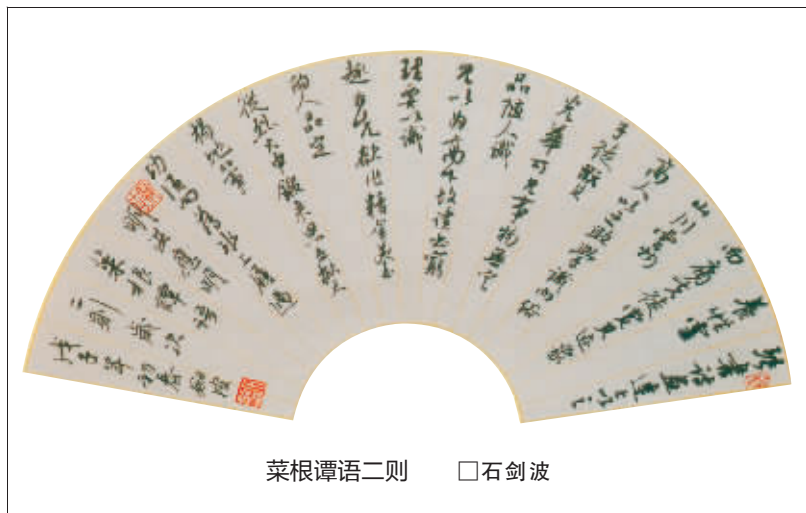
## 征稿启事

读者朋友,您有老照片吗?

老照片是历史瞬间的定格,记录着我们这座城市的风貌、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印迹,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。也许某个精彩瞬间的背后,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;也许某个镜头,反映的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时刻;也许某张照片定格的是旧时的风俗民情和街巷民宅,能见证百姓生活变迁和城市的发展……而恰巧,您正是这精彩瞬间的见证者、亲历者,或者是这珍贵照片的持有者,恳请您把照片和相关故事发给我们,通过本报《城市记忆》版开辟的“老照片”栏目,让广大读者与您一起分享和回味。

来稿来函请发送至电子邮箱:wyyhappy781@163.com。

南通日报 副刊部



菜根谭语二则

□石剑波

# 鸿鹄焉知燕雀之志?

□朱一卉

捧读薛小玉和李春芳的作品集《两对脚印》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页下的图案:树枝上栖息着的两只小鸟。也许是黄鹂,也许是麻雀,反正不是天鹅,也不是凤凰。看到这幅画面,我脑海里浮现的是这样一句话:鸿鹄焉知燕雀之志?

芸芸众生中,有鸿鹄之志的不少,能鹰击长空大鹏展翅的也不少,但更多的是普通平凡的小燕子小麻雀,只在自己的一方天空中飞翔,即便飞得不高,飞得不远,但自由自在,快快乐乐,唱着自己的动人歌谣,和心爱的人翩翩起舞。

我也是这样的一只燕雀,也仅仅仅有燕雀之志,所以,看小玉和春芳的文字时,就特别容易产生共鸣。

小玉的作品集《岁月如歌》第一辑《勿语流年》我是当小说来看的,女主人公是小米,男主角是小K,在《说不出口的爱》中,小玉把他们

的情感历程从15岁写到了50岁,随后,又从不同的侧面,写尽了两个人朦朦胧胧的爱恋,无法避免的疏离,岁月积淀后的怀念,把那种发乎情、止于礼的男女之情描绘得摇曳多姿、细致入微。这种干净的情感,有点爱情,有点友情,有点亲情,若有若无,若即若离。如果深入开掘,一定独有审美价值。当然,小玉也借小米、小K、小雪、小佳等的故事写了情感和职场困惑,拓展了书写的广度。

在其他的专辑中,小玉用她细腻细腻的笔触写了面对风景的感悟,写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女儿的点点滴滴,写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生活、对社会的思考,其中展现出理性的思索和母性的光辉,让人动容。我以为,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文字,这些所谓的小女人的文字,这些和厨房房产有关的文字,比那些标榜主旋律

的高大上作品,要真实得多,有真情,有真意,不做作,不臆造。那才是贴近生活,反映人性和人心。那才是我们凡夫俗子的人生梦。

所以,我理解春芳把作品集取名为《凡尘烟火》。我们就是要写发自内心的文字,就是要写充满世俗气息的文字。那些庙堂文字,故作高深,假模假式,掉书袋子,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,动不动就忧国忧民,就往人类的终极关怀方向写,说实话,我望而生畏,吓得不敢看,也看不下去。而春芳的文字,写苏东坡,一般人会一个劲地掉书袋子,但春芳没有,她从吃东坡肉开写,把东坡还原成了一个“邻家大叔的存在”。这是春芳的高明之处。再比如,春芳写攒蛋,真的写出了人生百态,有独到的发现和见解,特别是最后,春芳写道:“当然,攒蛋只是一种游戏,它可以重新洗牌重新分配。而人生却是一张单程票,无法回头,更不能重新洗

牌。所以,悦纳现在,活在当下,就是最好的生活!”

春芳是这样写的,也是这样做的,悦纳现在,活在当下。所以,我们欣喜地看到春芳成了两个孩子的妈,看到春芳在孩子他爸40岁之际写下了情意绵绵、恩爱得让人眼红的文字,看到春芳在去医院上下楼时遇到茫然的病人就会热情地问:“请问你在找什么?”看到春芳用满心欢喜的笔墨写她的两个孩子……

春芳在《跋》中说,她的这些文字,是歪歪斜斜的脚印,是不成章法的,而小玉的脚印是玲珑的精致的。那是春芳谦虚了。我以为,这两对脚印,就像我在开头说的,是两只小鸟的脚印,她们在空中飞翔累了,就栖息在枝头歌唱,然后,再来到地面,在湿润的沙滩上,或者在皑皑的雪地上,留下一串串脚印,都是玲珑的,精致的,美丽的,可爱的!

## 卜算子·濠河夏韵

□曹有祥

一  
晨约往濠河,杨柳拂沙岸。人面荷花两不分,无见年华换。天道总当酬,我醉谁来管。一串明珠接西东,注目深情看。

二  
蝉噪静濠河,人倚亭为岸。水落文峰见远天,暗被鹤偷换。小艇笑声籁,鸳戏莫须管。风调雨顺雨落东,尽在殷勤看。

三  
入夜闹濠河,萤火过离岸。十里繁华指顾间,忒地新妆换。再见复何时,画意凭吟管。我把长桥作尺书,留待时时看。

# 梦里水乡

□顾新红

“春天的黄昏,请你陪我到,梦中的水乡。让挥动的手,在薄雾中飘荡,不要惊醒杨柳岸,那些缠绵的往事。化作一缕轻烟,已消失在远方……”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江珊的这首《梦里水乡》,一直期望着有一天能走进我梦里的水乡。

偶得一个机会去昆山学习,一天下午开溜去了用直古镇。

着一袭绣花长裙,穿一双镂空花皮鞋,披着午后的阳光,挎着个相机便迈进了水乡的宁静里。三五成群的游客,悠然自得的居民,守候生意的店家,似乎谁都不愿意破坏这份流淌的宁静。是不愿惊醒杨柳岸,那些缠绵的往事吧,于是所有的繁杂都化作一缕轻烟,消失在缥缈的远方……没有喧嚣,没有谈笑,没有吆喝,似乎整个小镇在午后的骄阳下轻睡了。

我徜徉在小桥流水间,任风儿

将长发轻轻盘起,在心底婆娑起阵阵涟漪;我穿梭在白墙黑瓦里,任阳光在颊角滑落,斑驳出点点愁绪。我漫步在弯弯的石板路上,任皮鞋踏响古老的节奏,敲打着沉沉旧梦。哦,梦里江南就在那石板桥倚楼的脊背上吗?梦里水乡就在那小船咿呀呀的橹声里吗?我美丽的江南梦就在那剥落的墙灰里飘散吗?我细细地寻找梦里水乡的翠绿,细细体味梦里江南的轻柔,任那些轻采的绿在遥想里铺陈一季的芬芳……

错综的小河,仿佛小镇流淌的血脉,古老的石桥好似小镇坚实的脊梁,那些白墙黑瓦木雕雕的房屋该是小镇朴实的躯体了,那些闲散的小舟是否是遗落的早已褪色的绣花鞋呢?想着这些,忽地觉得用直像那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,那个曾经柔情似水、亭亭玉立的小家碧玉在岁

月的研磨中红颜老去了,但那些个衣袂飘飘、红袖添香、素手明眸的风韵犹存着。

看,那颤巍巍的水波可是玉女盈盈的目光?那可目光里却不见了纯净的相思,满眼的浑浊可是那沧桑的泪?我行走在江南的风中,寻找着古老的淳朴,呼吸着历史的喘息,感受着现代文明肆意的雕琢。不时地仰头,希望看到一扇突然撑开的木雕窗里,袅袅地探出一个插着凤钗的发髻,然后便见一个粉面桃花般的姑娘支起了绣花架,在窗框里定格成一幅画。记得,十八岁那年的夏天,我病得厉害,终日昏昏欲睡,后来妈妈为我请来一个看相的人。那个形容古怪的家伙,喃喃咕咕说了一串,说我的前世是个江南大户人家的小姐。说我一日在楼上绣花不慎挥手把一只猫推下楼摔死了,于是那只阴魂不散的猫又缠上了我,于是

我病了。后来妈妈在那人的指导下,竟然还进行了破解、还愿什么的。从此我看见猫就惊悚,从此我记着了江南闺阁上的绣女。我总是遐想着,遐想着那个前世的我在江南水乡的阁楼上用琴棋书画陪伴日出日落,用五彩的丝线绣绣人生,在花窗外守候每天的夕阳……偶尔独倚栏杆眺望一个穿着青衫,潇洒俊逸的身影……

“暖暖的午后,闪过一片片,粉红的衣裳,谁也载不走,那扇古老的窗,玲珑少年在岸上,守候一生的时光……”我终于未肯身着粉红的衣衫,走出那扇古老的门,成为玲珑少年的新娘。那个锁在木雕门里的心事只能在岁月里尘封了。

离开用直时已近黄昏,小镇披着金色的晚霞在风中沉默,似有一双迷离的眼在目送我的离开。蓦然回首,却见溪畔杨柳依依……似在梦中。



爷爷八十七,仍是一阅读迷。他说人生友,最好是书籍。

□马驰